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1883
29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u>理事国</u> ：贝宁	帕基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18)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古巴、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并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主席和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庞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利比里亚代表米尼康先生；马里代表西塞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波兰代表雅罗谢克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孟加拉常驻代表和印度代办给联合国

的信，他们希望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受邀参加安理会对现在这项问题的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两位代表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请孟加拉和印度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到安理会的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孟加拉代表卡里姆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所列的项目。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就完全支持非洲各国的提议，由安全理事会紧急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以便采取有效措施，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这样做，首先是根据与非洲团结这样一个完全理所当然的原则。同非洲的人民和各国团结，支持他们为消灭非洲大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最后的残余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支持他们为伸张非洲人民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

我们这样做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纳米比亚问题最近变得更加复杂，局势更加恶化。经验告诉我们，结束南非种族主义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非法武力统治已经日益成为现在国际生活中令人极其关切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不仅关系到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以及所有进步的、反殖民主义的力量，而且关系到全球所有正直的人们。

正当缓和进程的力量正在日益加强，范围正在日益扩大，而世界解放运动也在缓和的有利影响下获得了新的凸出的成功和胜利——有些人早先还恐吓非洲人民，

说缓和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障碍，现在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纳米比亚问题，正如南非种族主义者控制下人民的解放问题一样，不能不继续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非洲南部已经变成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变成侵犯人权和对人类大规模犯罪的禁地，变成危害非洲各国的军事危险的温床，变成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直接根源。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已经公然侵犯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权利，顽固藐视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些决议都要求南非政府立即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从该国撤出它全部军警部队和行政管理，把权利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对安全理事会多次的决定和紧急呼吁，我们得到的回答是种族主义者冷嘲式地表示他们毫无离开该国的打算。

南非种族主义者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财富，残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把这块地方变成了他们向非洲邻邦组织侵略行动和进行干涉主义挑衅的战略跳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定，蔑视联合国，这就证实了这个至今还自称是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沃斯特政权无休无止的冒险主义性质。

基于上述的理由，非洲各国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一九七四年安全理事会各次会议中提议把这个罪恶政权驱逐出联合国是十分正确的。众所周知，苏联代表团对这个问题一直并且继续坚持着有原则的立场。我们完全支持非洲各国的正当要求。它们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了解非洲南部的真实情况，比任何别的国家更能深刻体会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带来的危险。

非常明显地，南非政权的主要目的就是无限期地推迟他撤离的日期，拖慢整个南部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初步发展，把这个地区保留为一个压迫非洲人民的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堡垒。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部非洲为帝国主义效劳充当打手，同时也有它自己的目的。正如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南非的目的不仅在加强它的种族主义

政策，而且要把这种害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削和压迫推行到整个非洲南部去。

大家都知道，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中，强烈地谴责了那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再度呼吁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实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第366(1974)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半年多以前审议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的阻碍，当时未能作出任何决定，这三个国家对非洲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投了三张否决票。当时有一个理事国想对它自己阻挠安理会有关决定的立场作辩护，说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不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非洲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朋友和同类中有任何人敢说这个国家内外都处于和平宁静之中吗？敢说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政策代表一种走向缓和的积极发展，代表一种走向与非洲各国建立良好的睦邻与合作关系的积极发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含糊的。目前，没有人能掩饰——就连南非的朋友和那些同它有相同想法的人也不能掩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政治冒险主义已经悍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决定，非法地、暴虐地占领了纳米比亚。此外，全世界现在都知道南非军队侵入了它非洲的邻邦——安哥拉。还有人竭力鼓吹所谓保卫西方世界的理论来替南非种族主义政策制造烟幕和借口。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者正为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充当仆从和掮客。这些垄断者只关切它们在纳米比亚继续贪婪地掠夺民族资源和剥削非洲人民的廉价奴工，为自己攫取超额利润。从最近出版的一月十一日《纽约时报》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这种利润的数额。根据这份报纸的计算，从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在南部非洲公司投资的每年利润不少于百分之二十。而一些如矿业的重要经济部门的利润还更高。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在第A/10024(第一卷)号文件中，对于跨国公司在长期受害的纳米比亚境内所扮演的贪婪角色，举出更多最近的事实。这份报告的第30页，第117段说，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由于这些外国公司在纳米比亚的投资迅速增加，纳米比亚的国民生产总值约有百分之五十被它们以利润的形式榨取掉了。

南非种族主义者何以变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的朋友和同类，这还有另外的原因。正如同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希特勒的病态反共反苏思想使他一度变成一切反动份子的亲密朋友那样，南非也已经变成了一切反苏集团的亲密朋友。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种族主义者的病态反共反苏思想的作祟。这一点是大家长久以来就知道的了。但是，最近，就连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助理编辑，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专家，约翰·格林蒙先生这样的人也谈到它了。他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说：

“黄金、钻石，有利可图的投资，加上与殖民地的关系和连系，以及地处大西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反共战略地位，这几样东西已经使南非成为一个对西方十分重要的国家。”

从这位权威人士的这段讽刺而又极其坦白的話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亲帝国主义势力不仅为着黄金和钻石才重视南非，而且也是由于它的战略地位和它的恶毒的、病态的反共反苏思想的缘故。南非种族主义代表在安全理事会就审议的问题中所作的反苏发言，又一次证实了南非种族主义者这种反共反苏的思想。原因就在于这是那些跨国的帝国主义垄断公司和个人所干的勾当，它们想保存并延续这个政权，为这个政权取得所需的一切，首先就是武器，以镇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镇压包括纳米比亚和现在的安哥拉在内的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跨国公司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当作维护它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投资的堡垒和守门狗。通过这些公司，大量最新式的武器运送到南非手中，这违反了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禁止向南非运送武器的决定，是对非洲各国抗议的藐视。由于比勒陀利亚当局从事空前的军备竞赛，使南非的军费急剧增加，这种武器运送尤其在最近更变本加厉。运入南非的武器和军备正被种族主义政权广泛地用来镇压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把这块领土本身变成威胁和直接进攻非洲邻国的基地。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犯，也充分证实了非洲各国一再警告是对的，它们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今天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国际社会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不能不响应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所有非洲国家的呼吁，对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正义的、正当的斗争给予必要的援助和支持。

今年一月在塞内加尔首都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和人权的达喀尔国际会议上，西南非洲的民族解放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代表萨姆·努乔马先生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纳米比亚爱国志士的斗争不仅依靠纳米比亚人民保卫自由和独立的决心，而且依靠世界所有民主、进步力量的广泛支持和团结。这种团结和支持在现代国际生活中是完全正义的、合法的，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承认并从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许多决定中取得法律上的依据。南非政权的朋友和同情者试图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合法斗争逾越了减少国际紧张局势的范围，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相反的，减少国际紧张局势，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缓和，绝不表示侵略者和压迫者有行动的自由。它绝不意味着为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保留机会，让他们有借口继续殖民压迫，继续贪婪地掠夺人民的民族财富，镇压尚未从殖民主义下获得解放的人民的解放运动。有人说，帮助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会危害缓和，这其实是想掩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或想帮助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恢复它们失去的地位。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份子的侵略和武力行动都是对减缓国际紧张局势的阴谋破坏。这些行动增加了紧张局势，并且是所有地区，尤其是非洲南部地区和平的直接威胁。

西南非民组、非统组织和非洲各国代表们对安理会目前讨论的问题所做的许多极有见地的发言，有力地表明了非洲南部，尤其是纳米比亚的殖民、种族主义秩序是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在最近举行的非统组织特别会议中，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也义正辞严，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加强和平与安全以及防止侵略威胁的主要机构，有权利也有责任采取紧急有效措施，对付造成非洲南部紧张局势和平威胁的主要罪魁祸首。安理会必需采取措施，立即终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冒险活动，以便在尊重纳米比亚人民

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基础上加强和保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苏联完全支持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中所作的关于立即把整个非洲南部从种族主义暴政下解放出来，包括尽早结束南非种族主义者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的决定。

苏联一向积极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和全体非洲大陆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呼吁，要求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断然有效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规定，对该政权实施制裁。

苏联代表团相信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殖民种族主义暴政的最后堡垒，对违反基本人权和自由所作的进一步斗争，完全符合国际缓和的目标，完全符合把缓和扩大到世界各洲，包括非洲在内的任务的。

苏联代表团要向那些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结束时在这个崇高的讲坛上为尊重人权而大声疾呼的各国代表们呼吁，请他们把视线转到非洲南部，尤其是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暴政的政权上，请他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摆脱暴政，争取解放的斗争，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自由享有基本人权的机会，达到自由和独立。

苏联代表团已经仔细研究了非洲国家代表集团为目前讨论的问题所准备的工作文件，现在正式声明支持这份文件中所有各条。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当安全理事会在六个月前开会，再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文件夹里有一个新的因素。 经过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在比勒陀利亚进行外交活动后，南非终于表明了它的态度。 南非政府接受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关于纳米比亚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并准备分别同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的代表进行接触，在这些方面，南非政府的声明的确包括了一些少有的积极成分。

但是，最重要的是，虽然南非作了一些阐明，但它在许多方面的反应，特别是在有关该领土的统的问题上，还是态度暧昧。 我们尤其感到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拒绝接受任何建议，让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自决过程中进行监督。 同南非的接触是在南非当局定下的极度限制的条件下去进行的，它们的拒绝预示着接触的徒劳无功。 自从去年六月以来，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十月二十三日，法国、美国、联合王国又联合同南非政府进行磋商，三个国家再一次强调，它们非常重视纳米比亚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 正如我们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上所说的，法国政府认为这个解决办法应当是基于下列各项基本原则：

在短期内，所有纳米比亚人应能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就领土的政治前途和宪政制度自由地表示他们的意见。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应该筹备自由的普选。

第二，应当按照全体居民的民主意愿，为权力的转移和南非的立即撤离作出规定。

第三，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团体——就是说，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内——都应毫无例外地获准参加竞选，使它们能够在自决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参加政治活动。

最后，不得实施违反全体居民意愿的政策，分裂纳米比亚的领土。 纳米比亚人必须能在一个单一国家的范围内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我们认为，南非政府应就所有这些问题表明它的立场。 我们觉得，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似乎在事实上答复了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所表示关心的基本问题。

正如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指出的，欧洲共同体的九国现在也觉得应该让南非政府知道它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比勒陀利亚进行了一项外交行动。一月二十六日荷兰常驻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的代理主席给秘书长的信载有这项行动的大纲。该文件现在已经在安理会分发了。我不打算详谈它的内容。不过，我希望就九国对在温得和克举行的制宪会议的批评发表一点意见。

法国代表团充分了解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大会对该会议的谴责。但是，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值得商量的余地。

首先，单是该会议的举行就表明，南非——无论它的用意为何——开始了解到必须放弃它二十五年来在纳米比亚政策上的僵硬顽固态度。而且，九月十二日在温得和克公布的宣言的主要条款中，我们注意到愿意根据《人权宣言》阐明的原则，结束种族歧视，保证基本自由的意向。我们还注意到，要尽可能在三年之内为西南非洲制订一个宪法——一个单一的宪法。虽然这还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同不久以前所计划的让纳米比亚再过十年才行使它的自决权利相比较，这个时间表可算是进步的了。

然而，这几点令人鼓舞的地方并不能令我们忘记会议其他的大部分消极因素占多的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法国代表团觉得赞同欧洲共同体九国的结论是再好不过的。九国认为，既然会议只准许种族集团参加，不是一切政治力量都能够参加，该会议就似乎不能保证自决过程的充分民主性。而且，该会议似乎仍然不打算让纳米比亚人民得以在整个领土的基础上举行公民投票，决定纳米比亚的宪政前途。

这就是说，总的来说，温得和克的会议并没有对法国表示关心的问题给予任何答复。法国曾经数次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接触向南非政府表示法国关心的所在。我还必须指出，不幸得很，南非常驻代表在这里的发言并没有完全把意义特别不明确的地方解释清楚。

我们大多数已经听过的发言认为，得失的对比并不令人鼓舞。我们不反对这一看法。但是，我们的确认为，既然南非主动采取了一些行动——虽然我们觉得

这些行动不能令我们满意——国际社会就应继续施加压力，督促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行动。不过，我们的看法是，应当考虑到可行性以现实的态度施用压力。当然，我们不应因而放弃联合国这一基本途径。法国代表团是赞成这一途径的。

在这些条件下，并且为了在安全理事会这个负有重责的机构中支持和有力地确认多年来法国在其他场合进行的多种努力，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欢迎由七个不结盟国家及其它国家拟订的决议草案。应当在一个既明确又包括有必要的重点的文件中阐明我们全体关心的事——即应尽早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

在我就一些得到比较广泛支持的意见作出简短的评论，结束我的发言时，我首先要说，我国代表团特别赞成这一要求，即让包括西南非民组在内的所有党派都参加纳米比亚的自由选举，因为这就是我国在去年六月提议的。

另一方面，这些选举毫无疑问地应由联合国加以必要的控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时机成熟时，安全理事会得负起责任，考虑到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态度，决定联合国的干预应以什么方式进行。本组织以客观的立场参加在全领土举行的自由选举，可保证这些选举符合真正民主投票的一般必需条件。而且，不用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南非当局接受由国际社会进行监督的原则，从而保证纳米比亚人的确能够行使他们的一切权利。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我已经说过，这么多年来纳米比亚情况的发展是完全不够的，对此，我们感到悲伤和沮丧。主席先生，作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你前天在这里表示

“……希望……能够借助于本组织，设法为纳米比亚找出一个比较缓和的解决办法。”（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第71页）

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先生于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大会发言时，发表了差不多同样的意见，他说：

“南非必须对国际大家庭的呼吁作出表示；它必须体认到，它能以具体措

施实现在它边境以内和它边境以外所表示的合法愿望的时间，已经没有什么了。”

(A/PV. 2364, 第 12 页)

主席：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肯尼亚和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按照惯例以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肯尼亚和科威特的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肯尼亚和科威特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希望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同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帕基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有充分的理由欢迎安全理事会在你主持下再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我们清楚知道你热心于非殖民化的事业，也熟知你的外交才干，加上你对非洲前途抱有的信心，你的正义感和对平等的信念，所以，我们深信，这一次你定会尽一切可能使整个的不可分割的全体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愿望得到保障和实现。

我国代表团怀着沉重的心情再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言。对这个问题要说的话都已不知重复多少遍了。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决定南非是否仍然有权留在纳米比亚，更不是决定它继续坚持赖在这块国际领土上是否合法。问题是，安理会能否采取措施，促使这个受到一小撮安置在比勒陀利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无耻地支持的卑鄙种族隔离政权尽快从纳米比亚撤出，使领土的居民得以自由

由地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权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些历来支持比勒陀利亚的狂人的人们——我们不过在两天前就见到一个可悲的样品——能否从过去，从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吸取教训，以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是为了某些个人的自私利益，让安理会不受任何拘束，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现阶段的辩论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可以作肯定答复。在见过一九七五年五月和六月结束辩论同一个问题时的情形后更使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当时，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急急忙忙地跳出来，抢救这个到现在还在嘲弄着我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政权。

让沃斯特一伙中的一个白痴来到我们这个机构，吹嘘他如何对非洲有信心，如何渴望把黑非洲从外国统治下拯救出来，而事实却是，他一点也不关心南非共和国被压迫的黑人的命运，对大会许多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置若罔闻，给予自己赖在纳米比亚的权利，同时以二十世纪最野蛮的手段奴役纳米比亚人民，关押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或以空前的卑劣手段严刑拷打他们。还不够讽刺吗？让这些属于一去不复返时代的怪物跑来告诉我们，南非下应受联合国审问，反而是联合国应该受南非政权攻击。这不令人啼笑皆非吗？根据他说，他代表的政权是依照纳米比亚人民——多么动听啊！——表示的意愿和因为希望根据具体现实帮助他们而留在纳米比亚。假如这一现实是这么明显，这么真，那为什么南非这么多年来一直不让一个联合国调查团进入纳米比亚，为什么这个卑鄙政权把该领土直至取得独立和国际主权时为止的合法管理机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摒诸纳米比亚门外？

经过那般妖魔鬼怪两天前在安理会上的丑恶表演后，我国代表团觉得，那些从前支持他们的人不应再作魔鬼的辩护者了，因为现在已经有许多罪名可以控告比勒陀利亚。我国代表团希望表示，我们相信比勒陀利亚的传统盟友虽然错了，但态度是真诚的。但是，经过博萨以十足令人轻视的态度在安理会作出那番荒唐表演并对非洲和国际社会加以侮辱以后，这些国家再没有任何借口了。这些国家再没

有任何借口，因为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代表毫不隐讳，他的政府要以既成事实置于本组织之前的企图。它们再没有任何借口，因为它们知道，南非之所以武装到牙齿，并不单是为了保护好望角的航线。它们知道，南非之所以武装到牙齿，并不是为了内部安全这么单纯的原因，而是因为南非怀有侵略和并吞领土的阴谋和野心。把并不属于南非而它又不打算撤离的纳米比亚领土彻底军事化，以作为实现它的无耻阴谋的桥头堡，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持有的证据。这一点，博萨自己也在这里证实了。每个人都知道，昨天是赞比亚和对邻近独立国家的挑衅行动。今天是安哥拉。在那里，南非政权公然派兵进去，还胆敢呼吁成立一个民主政权。南非种族主义者已经是目空一切，肆无忌惮，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胆敢对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进行干涉？它们再没有借口了，因为南非的侵略行径使整个非洲感到不安，不知道谁是下一个。

我们已经说过，但再说几次也不嫌多：非洲不是奉行种族主义的。非洲本来希望和平解决种族隔离的问题和南非政权留在纳米比亚的问题。它本来希望同那些白人少数和平地、谅解地相处一起。但不幸得很，那些白人少数今天已经被自己的迷梦蒙蔽了眼睛。但是，面对南非的威胁和露骨的挑衅，非洲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话，把战争打到南非共和国的心脏去。

我们这一番话的对象，是那些不愿意去了解南非的侵略阴谋对非洲和平的威胁的人们，而因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世界的和平也可能受到危害。我们这样说，是要那些人小心，面对某些现实。我们这样说，是要他们了解他们不经考虑地给予沃斯特政权支持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引起的严重后果，而换来的不过是如此有限的特权，同时还要为已为它们集团日益感到怀疑的行为辩护。我们要强调，法国代表的发言带给了我们一点鼓励。

正如我们的兄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摩西·加罗布在这里正确地指出的：纳米比亚人从来没有要求南非政权去援助他们。他们要当家作主，

就是搞得不好也是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感到疑惑：南非政权究竟在干什么？安理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这个行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经是很清楚。我们当然必须同南非的传统盟友合作，尽早促使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早日安排一个在联合国监督下，由全体纳米比亚人民参加的自由选举。这就是说，应释放政治犯，准许流亡者返回家园，使他们得以自由参加竞选活动。

安理会必须负起它的责任。虽然开始时的表现可能是趋于冷淡，但经过博萨的发言后，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安理会的前途和信誉，因而联合国的前途和信誉，正面临考验，因为不管是对是错，全世界都想知道，那些创造这个组织的人们，究竟是否有意使《联合国宪章》得到尊重。如果是的话，那么，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宪章》的条款中找到什么办法，使一个顽固不改的会员国听从道理，尤其是这个会员国自称为组织的一员，却拒绝承认组织的权力，继续践踏组织的决议。我们无权奉行虚伪的政策，就是对世界上的政治犯的命运作出假慈悲的样子，但对于在南非和纳米比亚遭到谋杀和禁困在班图斯坦或本土的黑人的命运却鲜有忧虑的表示。

决心无条件地支持南非的安理会理事国：你们还要继续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绝大多数黑人的呼声充耳不闻多久呢？你们还要把某些不可告人的利害关系放在绝大多数纳米比亚人的利益之前多久呢？为了人类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应当使安理会最后终能在纳米比亚展开有效、及时和直接的行动，从而使纳米比亚最后终能永远消灭那个受整个国际社会唾弃的可鄙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科威特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处理中东问题辩论的方式和你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表示钦佩。

纳米比亚问题是个极端令人痛心的问题。它着重指出联合国已成为只是重申但永不执行一般性原则的地方。现在，各会员国重申各项原则，为的是使它们的良心好过一点；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显示出有毅力去贯彻执行它们所宣称相信的原则。因此人们对本组织大大失去信心。安全理事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致通过第366（1974）号决议，呼吁南非撤离纳米比亚，但这项决议只不过被放到联合国的档案中而湮没无闻，没有人作出进一步的努力来保证执行这项决议。毫无疑问，责任是落在那些根据宪章负有特别义务去实现国际社会愿望的人身上。南非是当前政治世界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原因不仅在于它的政治哲学奠基于种族隔离，而且也是因为它企图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它希望把自己成为一个四面环水的岛。但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世界地理，因此就只好集中力量来制造缓冲区。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纳米比亚成为这种令人厌恶的策略的受害者。人们应该问，南非为什么要疯狂地制造缓冲区呢？答案是它企图不顾国际社会的愿望、也不顾邻国要质问这种种族隔离政策的权利，坚持推行这种可憎的、应受谴责的政策。南非妄图在推行种族隔离时，不对任何人负责，就象它在自己的法庭里是原告，也是法官和陪审员一样。我们都知道，南非不单是被告，而且它还想置身于法律范围之外。

此外，人们还要问，什么是种族隔离政策？我对非洲政治知道得很少，但我要郑重说明我认为，在美化过的表面之下，种族隔离政策的目的在于制造一个人力资源的储藏所，为少数白人的舒适和安乐提供可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它的动机就是制造驯服顺从的人，用分裂拆散来摧毁他们的抵抗能力。因此就有了中世纪部落文化的复兴这种文化的复兴被南非委婉地称为基于民族主义的自决。人们会问，这种不人道的哲学和纳米比亚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由于种族隔离的哲学，南非抗拒国际法院的决定，蔑视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权力，同时反对有一个纳米比

亚民族存在的说法。星期二下午南非代表在他的悲叹中，清楚表示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不承认除了南非以外的任何力量，同时他认为在纳米比亚一切都很美满幸福。南非正在狂热地使种族隔离这个怪物降落到纳米比亚人民头上。它宣称没有纳米比亚民族这回事，有的只是许多民族，也没有一个整体的纳米比亚国家，有的只是由于不同的原始部落文化和不同的经济利益而四分五裂的许多民族。就其本质来看，南非的政策是要制造围绕着南非的缓冲区，用来作为对抗可能来自北方的威胁的早期警报站。

南非难以对付的敌人就是存在于每一个非洲国家——除了比勒陀利亚以外——的血脉中的泛非主义。其原因就是目前的南非根本不是个非洲国家。它仅仅为殖民而来到非洲，它绝不是一个非洲国家。纳米比亚是防止泛非主义进入南非范围的一个缓冲区。这就是沃斯特先生的理论，也是种族隔离的起源。此外，南非还可以从纳米比亚那儿得到必需的设备来阻击自由战士的渗透，这些自由战士为了在南非内部取得平等而进行武装斗争。主张平等原则的人，如泛非大会和南非人民大会的支持者，在纳米比亚受到搜捕。已经有人提到南非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剥夺。这种讲法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南非霸住纳米比亚不放的根本原因。南非之所以霸住纳米比亚不放，是因为南非希望它周围的领土都是昏沉软弱、无能为力的。它希望这些领土都没有能力质问或反对在南非发生的事。

南非代表那天在他的悲叹中说南非对纳米比亚并无领土要求，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在那里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为什么使该领土四分五裂，为什么过时的部落文化得到复兴，为什么整个纳米比亚会成为南非的珍贵猎物，除非迫不得已不肯放弃。南非的企图是使分散的纳米比亚白人班图斯坦向比勒陀利亚寻求保护，从而使沃斯特先生可以把他的权力伸越目前的界限。这实在是背逆了革命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纳米比亚人民没有得到解放，反倒被分裂；我们不但没有推翻种族隔离，反倒看到它不断扩大。

联合国的责任是什么呢？平心而论，我们并不要求安全理事会做出不寻常的英勇壮举。我们清楚记得阻挡了对南非实行军事制裁的三重否决。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拉大使要求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呼吁南非撤离该领土，停止在纳米比亚行使镇压性和歧视的法律，同时呼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这些要求是正义的，是不过分的。安理会应该留意这些要求，并作出相应的行动。但这并不是道路的终点。假如不能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迫使南非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那么纳米比亚人民别无他法，只能诉诸武装斗争。南非不应再在纳米比亚作出损人利己的事。因此，假如安理会不采取行动，纳米比亚人民将会认识到只有通过西南非民组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独立。他们同我们一样清楚知道，独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施舍，只可以经由武力获得。科威特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斗争。我们支持它为推倒在纳米比亚建立起的邪恶的种族隔离大厦而作的努力。

我们和他们联盟，共同为自决和独立而战。他们所处的困境不仅是非洲的困境，同时也是各国的困境。全世界人民有着同样的希望，共同支持他们的斗争。必须安排自决的过程，使它能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但是让我们记住，纳米比亚处在南非政治制度控制下——我的意思是种族隔离制度控制下。我非常尊敬在我以前发言的一些人，但是我不能想象，不削弱南非内部的种族隔离结构，而只用和平手段，就能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就是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和南非的自由战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南非成功地劫持了纳米比亚的领土，但不要忘记迄今它还不能压制住当地人民。无论如何，这场辩论是重要的。当然，我们在这儿只不过是咬文嚼字。但言辞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示出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在纳米比亚造成的后果的愤慨。经验告诉我们，谈判是重要的，但武装斗争也同样重要。今天的世界和我们祖先的世界没有多大的分别。纳米比亚人民应该把

他们的事拿到安全理事会来宣传。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谈到殖民主义问题时，那些奴隶主几乎看不见凶事的预兆。很少人会赐与独立。独立总是通过武力而得到的。纳米比亚人民知道这一点。我们热烈地希望他们会很快获得独立。

主席：谢谢科威特大使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三十年前，巴基斯坦人民为了独立和发扬民族精神曾经进行过斗争。一九四六年四月，就是这个目标最后获得实现的前一年，穆斯林联盟在它的主席和国家的创立者凯德·阿扎姆·穆罕默德·阿里·金纳赫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议，就南非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南部非洲的广大人民正在进行的同样斗争表示同情，谴责南非政权在管理和领导南部非洲人民自己的国家方面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利和不给予任何宪法上的方便。这项决议说：

“不管被压迫者在那里，也不管被压迫者受到多严密的监视，世界人民的良心不会对他们的呻吟充耳不闻，因为铲除不正义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工作。”

这项决议还“提醒南非的白人要认清道德和正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是现代世界各国在生活上所必须遵守的”。

正如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统去年在纳米比亚日的贺电中提到的，巴基斯坦继续以同样的原则和考虑来指导我国的政策。他说：

“巴基斯坦人民自从行使自决权利获得独立以来，便一直站在前列，努力从事肃清世界各地的殖民主义和剥削的历史任务。的确，我国政策的基础使我们同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完全一致，因而巴基斯坦一定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他们取得国家独立和维持领土完整。”

十七年前，联合国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从那时候起，一个又一个领土相继获得了独立。只有非洲南部殖民国家和政权的最后基地还顽强地死死抓住它们的特权和财产不放，无视现实，藐视国际法律并且不顾人民的长远利益。纳米比亚的情况是这些政权目光短浅和思想偏狭的特别显著的例证。不然的话，南非代表怎么会到这里来把领土情况描绘成一幅牧歌式的图画呢！按他说，这个领土的居民生活在模范的进步、繁荣、和睦的环境之中，并且竟然希望南非政权继续统治纳米比亚。他在发言中只字不提在纳米比亚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愚蠢无比的恶毒教条。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南非不经审讯而拘

留了一大批纳米比亚人；为什么警察采用鞭打和其他酷刑；为什么不允许西南非人民组织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为什么把这个组织的大部分领导人打入监牢。

纳米比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委任统治地的形式落到南非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西南非洲以外，所有委任统治地都被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现在没有几个领土还在“托管”之下。委任统治的制度本身已经废除了。在这之前很久，南非政权的不光彩的剥削和暴政在道义上早已使它失去了维持委任统治的任何资格。在法律方面，一九六六年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正式终止南非对这个领土的委任统治。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作出的意见也使南非不能为继续统治这个领土制造任何以守法为名的借口。因此，南非的代表只好把法院的意见说成是“政治阴谋”的结果。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论调漏洞百出，因此补充说：总之，法院的意见只是咨询性质的而不是法律。

那么什么是法律呢？南非究竟根据什么法令、经谁的授权得以继续统治这个领土？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处理一些关于财产权利的无聊的诉讼事件，而是在处理关于一个民族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由于历史偶然性和战争的结果，这个民族的命运受到了一个政权的任意摆布。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应当很清楚，这个政权极不适宜担任把这个民族的福利和发展当作一个“文明的神圣委托”——用当时的古怪措词来说——而加以照顾的工作。

我们听到一种说法，南非在这个领土的作用是促使各族人民达成协议而不是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他们头上。南非代表那天在这里发言时问道：“这种处理方法会有什么错误呢？”这个方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事实和历史同他企图号称的无私和宽厚的性质全不相符。南非以前的所作所为，同我们对它目前的阴谋诡计的认识，和它的代表正式告诉我们的南非的政策和目标，完全是两回事。

联合王国的代表认为，在这个领土上召开所谓制宪会议是一个进步；它甚至因为意向声明中说到“一个宪法”而不是说“几个宪法”，就认为还有一些希望。南非代表在这里的发言必定使这些希望破灭了。

南非的代表老是说到纳米比亚的“种族集团”和“不同的民族”。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存在着这种多民族的现象。不只在非洲，而且在亚洲、欧洲和美洲也存在这种现象。为什么南非在纳米比亚居民的多元性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呢？为什么它拒绝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让纳米比亚的全体居民能够选出自己的代表呢？

南非的代表在这里说：

“当联合国呼吁维护这个领土的领土完整时——虽然，……宪章并没有规定人民一定要这样做，南非仍然宣布居民可以选择任何途径。”（第一八八一次会议，英文本第46页）

这听起来的确非常合理。但是，其实南非把这些途径定得太过侧重于分裂方面，使得主张这个领土的领土完整和自由的那个政治组织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正如我说过的，南非已把所有它能够抓到的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都关在监牢里。

当我们看清所谓“本土”政策的含意时，我们就不会只看到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多元种族问题表示关心的这个表面现象。杰出的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他的发言中告诉我们，百分之四十三的土地保留给白种人，这些土地拥有大部分的矿藏、所有的城市中心和海港。制宪会议的准备情况和它的组成没有理由叫人相信这个会议的结果不是预先决定的。

差不多七年前，即一九六九年，安全理事会在确认委任统治已经结束的第264（1969）号决议中宣称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它要求南非立即撤出其行政机构。它进一步宣称，以建立班图斯坦来破坏领土完整的种种行为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它还决定，如果南非不遵守这项决议的规定，那末，安全理事会

“……将立即开会，依照宪章的各有关条款，决定采取必要的步骤和措施。”

南非遵守了没有？答案是没有。安全理事会有没有开会决定采取必要的步骤？有，它每年都定期开会。有什么结果吗？没有。

南非以同样倨傲的态度来对待安全理事会随后采取的决定，并对这些决定处之泰然。安全理事会最近采取的决定载于第366(1974)号决议中。这项决议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一致通过，以便执行大会第3295(XXIX)号决议。安理会这项决议要求南非政权承认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采取必要的步骤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在还没有把权力移交之前，释放政治犯，废除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惯例，停止推行制造班图斯坦和本土的政策，给予所有因政治原因而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以返回家园。可是，南非的反应是冷淡的并且是欺骗性的；同时，正如我在去年六月五日向安理会发言时指出的，这些反应就等于拒绝这个决议。

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证实了这个观点。南非知道它在安理会里会受到保护而不受指责，因此便继续安心泰然地藐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去年六月在这里所投的三张否决票，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积极的行动，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更放胆地对这个领土施展它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阶段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比较适当有效的行动呢？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若干重要的观点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特别重视欧洲共同体的九个国家的声明，要求南非尽快从纳米比亚撤出去。我国代表团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对外交家们和官僚们所喜爱用的“尽快”这句话表示怀疑。关于停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一项决议已经通过了九年，人们会以为，这项行动早已实行了。但是，我们仍然欢迎欧洲共同体的声明。这项声明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去，让纳米比亚居民有机会行使自决的权利和获得独立，并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完全民主的过程，对整个领土的未来作出决定。欧洲共同体还认为，温得和克制宪会议对实现这些目标是“不够”的。我们特别欢迎欧洲共同体的声明，是因为共同体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同南非有联系。

我们认为，我们应当警告南非不得妄图分裂纳米比亚，不管它怎样将这些企图加以乔装打扮。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南非不得进一步进行所谓的制宪会议，并且明确指出，不管怎样，制宪会议的各项决定在安理会全体或个别理事国的眼中是没有效力的。应当代之而作出规定，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整个领土内举行自由的选举。

我们对南非会倾听安理会的声音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是我们希望安理会的理事国自己，特别是那些负有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的理事国，不管做也好，不做也好，说话也好，保持沉默也好，都不能使南非更容易藐视安理会的权威。

西南非民组的创立者之一的雅·托伊瓦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在被告席上的一次有说服力的和有反抗性的演说中宣称：

“我知道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我也知道我国人民不管代价多大也要进行斗争。只有在我们获得了独立之后我们才会停止战斗。只有在我们的人类尊严得到恢复并且同白人一样之后我们之间才有和平。”

西南非洲人民的斗争远未结束。以满足的眼光来看待局势是要犯错误的。在邻国安哥拉所发生的事情应当引起警惕，某些国家出于私利的考虑和贪心而践踏基本原则和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不能允许的。我国代表团诚恳地希望，为了纳米比亚人民，为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是，为了一切非洲人民，不论他们的肤色和种族如何，安全理事会必须表现出智慧、道德勇气和政治决心，忠心地贯彻执行它自己一致通过的决定。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布隆迪驻联合国代办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议题。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建议按照惯例和宪章以及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布隆迪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布隆迪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愿意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布隆迪代表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安全理事会在考虑关于纳米比亚前途一事上它可以采取什么建设性步骤的时候，面临着四个基本问题。这四个问题现在和半年前同样合乎时宜，事实上也和近十年前同样合乎时宜，那时候，正如我的很多同事在安理会议席上所说过的，大会宣布南非已经失去了它在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

这四个问题是：第一，南非是否承诺采取让纳米比亚人民进行自决并尊重其权利的途径；第二，南非接受这个原则以后如何选择达成自决的步骤的时间；第三，是否所有纳米比亚人——不分肤色，政治党派或社会出身——在决定他们国家的前途方面都能发表意见；第四，联合国在自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

过去一年，南非政府曾表示过它终于承认它在纳米比亚境内的国际义务以及在该领土实行自决过程的需要。从南非政府的各种声明中可以看出，南非可能终于要开始注意到国际上对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所表示的强烈反对。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他现在也在安理会会议厅这里参加开会——已经告诉我们他也觉察到在纳米比亚方面的意见分歧已经缩小，现在还在缩小，将来会继续缩小。

在美国代表团这方面，从这次辩论开始至今的趋势和气氛以及大家所作各种建设的建设性来看，我们充分预期我们最后会通过一个决议，确实达到专员所想象的进一步缩小分歧，我本人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向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美国政府对于

麦克布赖德先生的工作成就极为尊重。

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我提出的四个问题上面南非政府至今没有作过明确的答复。南非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或则保持缄默，或则含糊其词。在选择达到自决的步骤的时间方面，南非当局始终未曾作过明确的声明——这里我要提一下我的同事巴基斯坦大使所说关于“尽早”一词如何不确定的话。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步骤中，很多纳米比亚团体没有被考虑在内。南非也继续拒绝让联合国在形势转变中发生作用。

去年九月南非在温得和克举行了一个制宪会议，以决定该领土的未来。虽然各种族团体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纳米比亚各重要团体则并未获准出席。政治团体，如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国民大会和其他为纳米比亚人口中一些重要部分所拥护的团体并没有获准参加。也没有任何联合国观察员能够监视会议的进行情况。

就美国来说，我们认为象目前这样组成的这个会议并非是确定地实行了自决。我们已经把这个意思清楚明确地告诉了南非政府。

另一方面，温得和克的制宪会议总算是一个开端。我国自己的宪政历史已有二百年来，我相信我们已经从这段历史学会了重视任何一种开端，不论这种开端是谁作出的，也不管它多么靠不住。何况目前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的制宪本末也不能说是无懈可击到使我们可以集体蔑视到目前为止在纳米比亚所发生的事。不错，那边没有民主。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也没有民主。无论如何，在纳米比亚人们满怀希望地在工作着，这不是小事情，事实上倒是一件大事。美国盼望能欢迎纳米比亚人来加入自由人民的行列，我们也虔诚期望他们的自由能日益增长。

因此我们相信，现在南非比以往更有责任宣传一个直截明确的计划，让纳米比亚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政治前途。美国相信应该在联合国的慎重监督之下在全纳米比亚举行单独一次选举过程，以便让纳米比亚人民决定他们国家未来的国家组织结构。我们知道纳米比亚在种族和政治上有极大的差异——这种情况绝非该国所

独有，但总是一种情况——因此也了解到，在达成上述决定以前，只有先给所有纳米比亚人民和所有该国政治及种族团体一段时间，让他们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为自己的意见展开活动，只有通过交换意见和讨论他们的政治前途的方式，纳米比亚人民才能够就他们未来的宪法地位作出真正的选择。只有通过联合国的慎重监督，国际社会才可以确信自决过程是以自由的方式实现，而没有受到外来的不正当压力或干涉。美国相信联合国和南非政府之间应该尽快安排好这种监督，并鼓励双方会商，作出各种必要的安排。

我国政府已经向南非政府的最高阶层清楚地说明过这个立场。我们曾设法使南非政府深切了解到有迫切需要来迅速和平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近在十月二十三日，我国政府和联合王国及法国政府共同向南非外交部长简要说明了这种选举过程。我们一方面继续经由外交途径尽力设法说服南非，另一方面也继续维持我们对于南非的现行政策。我们继续劝阻美国方面在纳米比亚投资。美国政府继续拒绝对美国投资加以保护，这是自从大会一九六六年终止南非的托管资格以来我们的一贯作法。此外，美国政府继续禁止运送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到南非去。我们继续履行和遵守这种禁运，这是由于我们自己赞成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国际法令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是非这样做不行。因此，我们继续邀请所有怀着这种愿望的国家和我国一样，也拒绝运送武器给南非政府，不给南非武器是我国的政策。

说到这里，我也要消除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厅内时常听到的荒唐说法，幸而在安理会议席上不常听到，这种说法就是，美国基于某种原因有意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甚至于在纳米比亚所在的非洲那一地区也有这个意思。对于这种说法的反应，应该是不要轻信，但因为有人继续这么说，结果颇使有些人怀疑这些流言蜚语中是不是真有点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投射”成份，也就是说，可能有人自己想要建立基地，于是就认为所有人都想建立基地了。我告诉大家吧，美国却是无意做这种事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要提一下，就是美国相信安理会对纳米比亚负有一个重大的独特的责任，也有着—个特异的机会。我们相信安理会有责任重申各理事国在纳米比亚的未来方面所共有的看法。我们有责任促进—个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有责任公开对该领土、该国家的自决过程加以鼓励。南非没有很快地采取行动来使纳米比亚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进行自决，这当然极令人沮丧，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要求，非有这样的决定不行。我们不能放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寻求—个和平解决办法的努力，也应该尽力使南非政府深切了解，让纳米比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是迫切而公正的事。

主席：我知道沙特阿拉伯代表想要发言，因此，我征得安理会同意，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叫警卫告诉我的著名同事莫伊尼汉大使，我有几句话要跟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才要求发言的。不过，我相信谢勒大使会把我要说的话转告他。

老早就应该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的朋友莫伊尼汉大使，他对待联合国会员国的态度不能傲慢成这个样子，居然暗示——不止暗示，简直是明说——它们大多数不是民主政府，好象在强调只有美国才是民主国家，并且由他代表美国，高居大教授的讲座上，道貌岸然地为其他国家讲解民主和政府的课程。

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不是在联合国里边，而是在电报和信函中——向美国人民表示只有美国是大义凛然的。我们爱戴美国人民，但是如果他们让莫伊尼汉教授这么—再重复下去，让他这么鼓动得感情用事起来，而至于误入歧途，那末，他们最后会弄得心理受这种错误观念所制约的。

我在本组织服务已有三十年来，我认为现在应该由我来把事情加以正确说明了。民主不是美国或者西方各大国或者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不管是那个国家集团的专利

品。不幸的是——我不想举引什么名字了——民主已经被制度化，形同具文了。在很多国家——我也不想提它们的名字——民主已经变成一个木头或金属箱子以及一张纸条，被新闻机构和报章杂志所制约的人们把纸条放进箱子里选举代表；老实说，那些代表们就是做过什么诺言，也会为环境所驱，有时不得不做出正好与他们的诺言相反的事来。

莫伊尼汉教授当然知道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我反对他这么假定联合国里边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就是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我们愿意美国有最好的政府，因为它有势力。我们愿意苏联有最好的政府，因为它有世界性的势力。我们愿意日益茁壮的中国有最好的政府。但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它们是由一些领导人组成的，而领导人也是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很多缺点和弱点。我们并非高居于他们之上，我们在联合国内也不容许——也不应该容许——有任何代表说他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比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领导人要高明些。所有领导人都会犯错误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只有宇宙的创造者完美，但我们又不能设想或了解他是什么。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好朋友莫伊尼汉教授发言的技术性细节。我现在觉得自己象一个非洲人，主席先生，我想你会收养我做非洲人吧，因为我觉得自己象一个非洲人，不但象一个非洲人，还象一个人。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来自亚洲、欧洲、拉丁美洲或者任何其他大陆，都应该和那些被剥削自由的人打成一片。我们的朋友莫伊尼汉教授曾提到差距——我是在引他的话的大意——在日益缩小。是以英寸缩小呢，还是以公分缩小？这些都是语意学，都是修词用法。他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在告诫南非，写信给南非，告诉南非它们不赞成它的政策。我们之中很多人在委任统治之下生存过，都知道这种花招。尽管可以每天发信来抚慰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但在本组织里边说“我们正在搞文书，写信函呢”那就视各会员国为愚不可及了。在当前这种广泛使用青霉素的时代里——美国这个伟大国家是以生产抗菌素著名于世的——莫伊尼汉先生治疗非洲热病时却不用抗菌素，而要用西瓜皮。这不是治疗，这是口头敷衍。当然，我们无意和他的政府作什么

争论，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权力均衡仍然很重要，权力政治仍然很盛行。权力均衡和权力政治决定各主要国家的政策。因此，我呼吁各主要国家无论思想如何，都不要干预非洲的事。这样非洲人民和我们亚洲人民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愉快了。我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我们可能有点笨拙，但至少我们会诚心诚意。我们不能靠空洞的诺言消磨光阴。

已经五十三年了，委任统治制度还是存在着。昨天我发言时提到过这一点。西南非洲还是在委任统治权的管辖之下。为什么它还是受委任统治的管辖呢？因为有些利害关系。我曾经提到它们：经济上的，策略上的和种族上的。我把“种族上的”放在最后。各主要国家都在斡着这些什么勾当呢？当然，我们知道苏联不原意和美国之间有什么对立；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苏联鬼鬼祟祟地进了竞争场所——有时候还不止于鬼鬼祟祟。我们是在报上看到这种消息的。我们在联合国里边没有情报机构来查出都发生了什么事。在纳米比亚，长此以往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纳米比亚应该在一年之内获得独立。两年以前我在我的决议草案里说“两年之内”。大家一致赞扬的那位杰出的先生——纳米比亚专员麦克布赖德先生——现在在这里，可以由他作协调人。让美国 and 所有主要国家对南非施加压力，逼它逐步把权力转让，并在两年之内把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这里来，由纳米比亚专员麦克布赖德先生作协调人。我们不信任南非。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如果他们怀有好意的话，就会赞成有两个联合行政长官来加速自决的过程。否则，就是自欺，却不能欺人。他们已经丧失信用了。除非有两个联合行政长官，否则我们绝不能同意。就让这两个行政长官是欧洲人好了，象南非那些人一样是白人好了，但是要象瑞典人、象奥地利人那么诚实可靠，要象瑞士人那么中立不偏；总之，我们要委托秘书长凭他的精明才智来任命两位联合行政长官，如果这两个人诚实可靠的话，南非就会加速自决的过程。

莫伊尼汉教授谈到种族团体的事。什么种族团体？西南非洲以前是德国的一个殖民地。全部是非洲人。直到国联的委任统治权由美国转让给南非——我想是在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他们才落入白人的掌握之中。他们是土著人

民。有什么种族团体可言呢？他也谈到合宪法性。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在统治印度时期老是告诉甘地要遵守宪法过程，但是英国人那时根本没有宪法。他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用的是惯例，是习惯法，是成文法。他们骗得了谁？宪法？这些都是哈佛用语——政治科学和理论。我们爱戴莫伊尼汉先生，我们敬重他，但是他们不能继续欺骗我们了。还有，他要明白，他不可以对联合国各会员国及其政府形式任意诋毁。我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举例来说，他知道在回教法里国王要受法律管辖吗？国王并不高于法律。莫伊尼汉先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沉浸在他的美国生活方式里，美国宪法里，等等。我们敬重美国人，我们对他们的解放战争脱帽致敬。今年是一七七六年美国人与暴政战斗以来的第二百年。是不是他们沾沾自喜起来，发家致富之后不愿意和我们一道向南非暴政战斗了？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很抱歉在这种时间缠了各位同事十分或十五分钟，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确应该由象我这样的敬重美国并且是美国友人的人来告诉美国代表，不能任意侮弄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我们是风俗、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政府形式。我要再一次告诉他，我们希望在很多国家里民主会活在人们的心灵里，人们的行为中，人们的举动上，但不是一种虚文，我们也希望民主不会被继续制度化，以免变成空壳，而让妄作滥用这条虫吃光了果仁。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了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参加讨论当前安理会议程上的议题。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和宪章的有关规定，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突尼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愿意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散会